

13 年青藝

刊月半

！號一第刊復

山 巴		(論社)藝文主民及以民人與藝文論
野漢呂		(談漫)誦朗的詩
萊 菁		(談漫)素因的詩
泉 范		(談漫)者學初絃
平南李		(漫談)癮書讀人名
揚 高		(文雜)飯吃了爲
地 陸		(詩)了散還
棟永何		(詩)天冬要需們我
予 里		(說小)港香！吧會再
明 蓁		(說小)太太老伯
軒如謝		(文散)青年青
野 子		(詩)詩美詩
冰 高		(說小)勢與錢
夫果多		(寫速)行人三
藍 李		(文散)草離泥

期三十第刊月半年青藝文
版出日十二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山 巴 人行發兼編主

社年青藝文 者行發兼版出
號三二二三箱信政郵海上

社報書洲五 售經總埠外本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刊創旦元年五十三民 國華

廣最格
多最者讀

★ 文藝青年社出版物一覽表

巴山著：小說

煩惱的葉蘭

中篇青春之一 (去年初版)
定價三千元

青年今日，勝利的光芒還沒有從戰雲中透露出來，黑暗依舊是充溢在整個淪陷區，尤其是烏煙瘴氣，在戰火每日都可能立地暴發的恐怖下，大多數職業青年，更其是曾經懷抱着遠大志向的，無不悲憤沉淪起來。這本書中的主人翁葉蘭，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彷徨的麗娜

中篇青春之二 (去年初版)
定價三千元

書作者以大膽的文筆描寫職業女性的末路，與舞廳的黑幕；同時諷刺整個社會的冷酷和勢利，以及頹廢的生活壓迫之下，女主人翁楊麗娜是怎樣值得大家同情的女性？

苦悶的一羣

中篇青春之三 (本月新書)
定價三千五百元

書頁數共一百二十餘頁，故質量較諸青春之一、增加四分之一，情調引人入勝，文筆流暢而潑刺，除抒寫楊麗娜私生活之墮落外，並述其他青年男女之生活形態，而麗娜之自殺即為本書的唯一。

主 夢

短篇小說集 (即將出版)
業已付排

逕啟者：本社曾於文青十二期中預告今年將出版四大叢刊。茲內政部登記證已頒發，文青既可復刊，則叢刊當無同時發行之必要。竊際此物力艱難，文壇日趨荒蕪，以致青年文藝者之作品，更屬鮮有出路。而本社創立伊始，慘淡經營，深為各地文藝同志擁護，良乃感愧也。故今後不遺餘力，願本社將為全國文青之友所共同之出版機構，以搶救整個文化危機為主旨。爰將叢刊改為叢書焉，並決定以「召喚」為詩集，「前程」為小說集，「祈望」為散文集，「真理」為雜文集。茲公開徵求佳作：題目：即該書之名稱，或自擬亦可；字數：小說一萬字為限，散文五千字為限，雜文二千五百字為限，詩一百行為限；稿酬：除贈該書一冊外，並斟酌以價值一萬至五萬元之本外版文藝書刊為酬；截止日期：暫定今年五月底，惟愈早愈妙，以俾從速編輯，並擇最佳之作品，隨時於文青中發表。惟凡意志猶豫，並對本社素無信仰之青年文藝者，幸勿輕易嘗試。最後，投稿須知：請參閱本期「編後雜談」。

本社為文青叢刊改出文青叢書並公開徵稿啟事

巴山編：雜文

寫作與修養

參考必讀 (即將出版)
諸家撰稿

本書共四十一篇，聚新老作家於一堂，集寫作經驗與文藝修養之大成！篇篇耐人尋味。

巴山著：戲劇

孽海恨

五幕悲喜劇 (本月新書)
定價五千五百元

全書共一百五十面左右，曾載於「文藝青年」，惟本書復經作者詳加修正後，情節與人物已更形更動矣！

命運

倫理三幕悲劇 (再版中)
定價四千五百元

本書係作者第一部多幕劇，文筆輕穩而生動，內容乃抒寫社會家庭人生諸問題，金錢事業女人三部曲，故事曲折，戲劇性濃厚，如其當小說看，則更愛不忍釋。初版二千冊，幾銷售一空，茲為各地讀者需求起見，決定不日再版，再版期中，尚有存書數十冊，函購或預約者請速，後至是向隅之虞。

女 總 編

四幕婦女問題劇 (陸續出版)
現在整理中

函購者注意

- 一、本社書刊基本定價：匯款一萬元，九折優待；二萬元，八折優待；三萬元七折優待（寄費照加）。
- 二、凡同業或學校團體一次匯款十萬元批購文青每期十冊，或叢書每種五冊以上者，概以七折優待（寄費照加）。
- 三、補購文青一至十二期，匯款一萬八千元即寄；六至十二期，匯款八千元即寄；犧牲品五期，匯款四千元即寄（寄航費另加）。
- 四、零售叢書，應照定價計算，並加寄費一成至二成不等，惟本月底以前函購者，寄費則可免收（航空費另加）。

一切理論無不貴在實踐，本文當然也不能例外，但現實的環境是否允許本文能有實踐的一天？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那末，本文所論及的諸問題都是空談了嗎？筆者不才——僅以文藝信徒之立場，對文藝上帝之一點熱忱而已。希望大家指教！並請賜教。明非獨爭青龍潭不已，實本刊幸甚！全國文藝同志幸甚。

——道者

我們必須要知道文藝的任務是反映現實，是暴露黑暗，是啟示光明，是發揮時代意識與精神，以及是歌頌人類的自由與平等。因此她才能夠成為大眾的精神食糧，普照全世界的正義火炬。同時我們還要知道文藝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她的生存完全是因為人民的生存而生存的。所以一個沒有人民的荒島上，也就不會有文藝的存在。舉一個例子來說，譬如我們能夠讀到「魯賓遜漂流記」這部作品，也因為魯賓遜所漂流的那個荒島上已有了魯賓遜自己，還有了被叫做「禮拜六」的那個人，才能夠寫成這部文藝名著。

由此可知，文藝是絕對不能脫離人民而存在的；乾脆地說，沒有人民也就沒有文藝。正像我們在晚上常常看到的月亮，為什麼總是那麼皎潔可愛？誰都知道，月亮的本身並不是發光體，她之能夠發光，完全是因為受了太陽光的反射作用。這要說，如果我們把月光和陽光的密切關係，來比喻作文藝與人民的密切關係，那真是何等地恰當啊。

文藝既是隨着人民的生存而生存，那末人民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有文藝的足跡；人民所擺脫不開的一切問題，自然也就是屬於文藝範圍以內的本質和因素。但過去人民向暴日抗戰，則有「抗戰文藝」的產生；而今日人民要求民主，我們為什麼還沒有很明顯地看到「民主文藝」的產生？那是因為人民所要求的民主還沒有實現，而正在向現實的惡勢力爭取中，故「民主文藝」也還沒有正式在產生；可是也正在逐步地醞釀中。因此，接着所要討論的便是：什麼叫做「民主文藝」？她將是如何地建立和發展？並且她的效果如何？茲分述如下：

一、民主文藝的定義：凡於人民身體，行動，居住，遷徙，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的環境中，本着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文字所寫的作品，則無論是記載一件事物的，寫述一個環境的，描摹一個人物的，表達一種思想的，探討一個問題的，抒發一種情緒的，只要確實是增進人民知識而對人民本身有益的；或者確實是攻擊人民的公敵而對人民本身造福的，都可以稱為「民主文藝」。

二、要建立民主文藝，首先應該堅定我們對民主必能實現的信念，如

同我們過去八年中，所以在全國最高領袖的領導下，對抗戰抱着必勝的信心一樣。文藝好比是河流，她所匯合在一起的澎湃的力量，就是「文壇」；所以建立民主文藝，實在也就是建立民主文壇——即真正公開的寫作國地——倘使我們容許多數文壇巨擘仍舊保持他們的門閥主義，那末民主文藝的建立，還是一天障礙。再者，一方面務須設法掃除文人相輕的惡習；一方面根據有批評才有進步的原則，更要努力提倡文藝批評。此外，該是每一個作者先要對民主文藝的定義有所認識，才能寫出真正的民主文藝的作品來。

三、民主文藝的發展，如創立投稿公司，舉辦文藝獎金，開設文化投資銀行，以及組織一切文化福利事業等，實在都是繫於整個文化的發展；而整個文化的發展，則繫於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學，交通，郵電等部門的同時發展也。

四、民主文藝的效果，同樣的也就是民主文壇的效果，由於她的產生正是整個時代的先驅，大眾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高潮，因此她將勢必廣為讀者的歡迎和愛戴；文藝工作者就此一天天地增加——每一個業餘文人都可能成為職業文人——文藝的研究團體林立，各小鎮各鄉村都有文藝刊物的發行。都市中的投稿公司更給予無名作家的一大便利——他們的稿件經過專家詳細評閱之後，好的自有各刊物和各報紙副刊向該公司購買去，或由該公司推薦給各刊物各報紙副刊；壞的自有專家寫明所指示的評語，於相當時間中原件退給作者。至於職業文人方面，文壇上不會再有互相傾軋的情形，也不會有了題材和寫作愁而不敢寫的現象；設若他們要創作一部巨著，隨時隨地都可以向文化投資銀行申請定期借款，作為他們的日常生活費用。因此，他們不但可以安心地寫作，而且寫成了以後，也必然立刻就有出路。再說到文人與文人之間，更是常常有機會聚在一起，討論寫作上的種種問題。最受讀者和作者們歡迎的，則該是真正客觀的文藝批評家了。當然，文藝水準的逐漸提高，文藝巨著的產量逐漸增多……這些，更是民主文藝的必然的效果。

寫於一九四七·四·一·本社編輯室

詩的朗誦

呂漢野

初期的白話詩人們，針對着當時白話詩的想到就寫的粗製濫造，曾經說：「白話詩的難處，不在白話上面，是在詩上面。」

當然，「詩」是難的。

可是對於一般初學寫詩的文藝青年，我願意提供一個參考：「白話詩的難處，在詩上面，也在白話上面。」

一篇新詩，內容必須是「詩」，形式必須是白話，用現在流行的話說，也就是「口語化」。

新文化運動到現在快三十年；胡適之先生幽默地說，他甚至在當年反對白話頂激烈的主將胡先驥先生新近發表的文章裏也居然看見了五六十句白話了。但是在一般文藝青年的筆底下，尤其是正在高中階段或是剛過了高中階段的寫作學習者，還有着極大部份的，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非口語化成份。這些成分裏有一部份是從翻譯文學裏，從英文學習裏得來的過份歐化的句子；頂主要的却是受了高中國文讀本，專選古文の影響，參雜進去的文言成份；已經死了詞彙，已經死了的語句。於是所謂「白話詩」，連並不難的「白話」都做不到，更不必說「詩」了。

內容決定形式，一篇詩容許你用上許多已經死了詞彙，已經死了的語句，那末這篇詩的題材和情感思想也就有可能是已經死了的，僵化了，陳舊的了。發覺了形式的不能口語化，正應該連帶的就考察一下題材和情感思想的究竟是不是活的，現代的。

以讓別人的耳朵來接受；是耳朵的詩，不是眼睛的詩。篇篇詩都應該這樣，在詩裏邊特別劃出一部份來叫做「朗誦詩」，是沒有必要的。活的，現代的詩必須有活的題材和情感思想；因此必然的有活的詞彙，活的語句；必然是口語化的，因此也必然是可以朗誦的。

詩底因素

著萊

一首好的詩歌，就不能脫離內容，形像，想象，結構，辭藻，韻律與時代性……等等。所謂內容，大家必定很明白，那正如其他的文藝作品的內容一樣，就是身為社會某階層中一員的作者底思想與感情的有力的結合。思想底真實性固能直接判斷或影響作品的好壞；而感情也是佔着最重要的部份，如詩人梵樂希所說「詩的情感，乃是作品中最主要底部份」；同時，他也認為「詩是最高情緒底神聖的紀錄」，又如英國詩人 Leigh Hunt 在他底英詩選中說道：「詩為情感對於真美力的表白，故是詩人的靈魂的流露。」在我們古時的中國，對於該項的發揮亦更多，如唐白居易與元九書，「詩者根情苗言，華音實義」，宋邵雍伊川擊壤集序：「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言成章則謂之詩，揚其情則謂之聲」，明宋廉容章秀才論詩書：「詩乃吟咏性情，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人之一切……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又袁黃詩賦：「大矣哉詩之為文也，情感天地。」綜上中外諸人所述，詩是情感之產物，已是無疑。

其次所說的就是形物真善的具體化，想像的深刻化。這也是決定詩歌的生命要件，我們須以事實形象為根據，而擴展想像的線索；古代唐詩及宋人李清照等之詩詞等，對此頗有巨大的進展，即如中國底高爾基——魯迅先生的幾句舊詩，與最近臧克家所描寫的詩篇，（尤其是戰後聞名的「勝利風」）也將漸次發展到的詩是「文藝的精華」的真諦；作者用了暗示性的字句，配合成自然樸素的語調，替人民大眾呼喊出悲憤。他們抒寫的成功處，我們可用詩人雪萊的話來形容：「從世界上去掉熟習的面網，

然的節奏，無形的調律，却是強求機械的，是「底語言」，經過詩人胸懷底提煉，能使之美化，使人看了就感到清新有力；同時更俱有自然和諧的旋律，所以年青詩人艾吉說：「詩是語言的結晶，語言是詩的原素。」

詩底因素除上面所述的幾點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要合乎時代性，須知文學作品的產生當與時代相吻合，換句話說，即是文藝不能超越時代，時代能給文藝以軌範，能給文藝以有限制性，但是我們現在是個什麼時代呢！目下中國底文藝是正在為民主而戰鬥與急待建設的交流的時代，文藝與建設脫軌，固然不對；而文藝與戰鬥相離則更不對。因為一旦分裂，個人豐富的情感，將會阻礙了我們戰爭生活的全部挺進。所以，今日的詩歌也不能逃過這個規律，這個邏輯。所以描抒象牙之塔，超脫塵世的花園詩文，已是沒落了；即使它還存在，也只是沒有靈魂底東西而已！

總括上文，以作結論：詩歌，是文藝作品底最高形式，也是文藝作品中的精華，是人們心靈最純真之表現，是一種最精煉底語言，因而她有特殊的表現法——乃通過了作者底思想，情感，以及想像種種，用最有力最暗示性的字句，配合成自然底節奏與美麗底語調所寫出來的，是極其經濟的篇章，有着完美的形式；同時又合於時代性底邏輯法，其感人力量，刺激之深刻，較之於散文，小說……等，有過之而無不及。

寫於浙江路橋，三，一〇。

給初學者〔島崎藤村作〕

花 泉

住在淺草的新片町的時候，住宅是在淺草橋和兩國橋的附近，我常常要划船繞道隅川の界限。最初，手足胡亂地擺動，僅是一丈長的櫓，划來

要有一「力」的節奏，有着一節一節的美。文章之選也是如此：胡亂堆砌，弄巧成拙，弄巧成拙，弄巧成拙，弄巧成拙。

真正的好文章，有真正的優秀的「結晶」的力。

優秀作家所寫的文章，不僅可以默讀玩味，還時常在心之深處朗誦出聲音來。我們必須習慣於這樣的默讀，不愛音樂的人，文章是寫不起來的。

名人讀書癮

李南平

「抹加萊傳記」裏有一篇寄給他女兒的信說着下面的話：

「……倘使每個人都捧我做皇帝，生活在宮殿，皇家的公園裏，錦衣、美食、包車、僕從……。在這種狀況之下不能允許我讀一些書，我就不願意做皇帝，寧可做一個窮苦的人住在充滿着書籍的頂樓……。」

阿賀姆的「校長」篇裏，他有一次去看他的愛人傑麗，她坐在窗框上讀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死的評價」，她家裏的人都到後園打獵去了，獵犬的吠聲以及他們的喊聲都聽得很靈清。他奇怪了，「妳怎麼不一道兒去取樂呢？」她於是回答得很明白：「我從柏拉圖上認識到找得更多的興趣。」

詩人列脫說：「登上帕那薩斯山（註一）勝於登皇位。」

愛爾蘭文學者密克拉達對於書本下了這樣的評語「all are mirrors」。

（註二）

註一：帕那薩斯山相傳希臘文藝女神繆斯所住地方，此處引用詩文之府。

註二：Mirrors 鏡子之意。

（寄自杭州醫專）

遣散了

陸地

遣散了，遣散了，
兩百多個公務員，
都被遣散了。
換了局長，
來了編併和遣散，
朝中無人莫作官，
如今是一家天下！
誰叫你，
沒有後台老闆；
誰叫你，
不會吹牛拍馬；
誰叫你，
祇知埋首苦幹。
今天的遣散，
是你們應得的教訓，
是你們應得的報償！

遣散了，遣散了，
兩百多個公務員，
都被遣散了。
不問你，抗戰中，
流了多少汗，
遭了多少難，
不問你，
辦事多認真，
工作多努力；

不問你，
失業不失業，
挨餓不挨餓，
請你們一起都滾蛋！

遣散了，遣散了，
兩百多個公務員，
都被遣散了。
沒有理由同你講，
沒有什麼好商量。
要你們，調了來，
不要了，一脚就踢開！
三個月的遣散費，
把你們的職業安了葬。
未來的工作，
未來的生活，
公家也就懶得管。
好在你們小公務員們，
都是被馴伏的羔羊；
被人宰割了，
決不敢大聲去呼喊。
遣散了，遣散了，
兩百多個公務員，
都被遣散了。
時候趕得巧，



爲了吃飯

高揚

爲了吃飯，什麼事我都去作，並不是我歡喜那工作，只是我肚子餓的咕咕的叫。

我曾經哭過，笑過，怨憤過，憎恨過……，我爲了要裝飽肚子，不顧一切的做我不願意做的事。

當別人叫我笑，叫我哭，叫我生氣，叫我怨恨，……我明明知道這些是假的，是欺哄着人，我的心中是多麼的苦痛呵！然而我笑了，哭了……，以滿足別人要求我的姿態。——爲了裝飽肚子，這樣作了。

我曾經借刀殺過人——別人叫我去殺；我曾經用我的嘴代別人罵人；我曾經用我的思想，我的筆，我的手；去爲別人而思想，寫作和勞作；我曾經用我兩隻腳，爲別人的利益，而跑東跑西；我曾經用我的心，去看護着我最厭惡的人……這些都是我不願意做的，使我十分痛苦的，然而我却做了，爲了我的肚子必須要裝飽！

我意識到：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思想，我的一切有意識的動作，都是爲了別人，都是爲了別人而努力，而勞動。

我得到的現成的報酬，就是疲倦的身體，胡塗的生活，肚子裝的飽飽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亂七八糟的裝滿了肚子。

對這種只爲了吃飯而生活的生活，我十分厭倦，煩惱，縛在我的生命上的，盡都是窳息我的繩索，我怎樣來擺脫這些繩索，怎樣來解除和我相同的爲了裝飽肚子的不幸的人們的繩索呢？

爲此，我整天深想着：

我想這個世界，不是誰的祖先給誰一個人留下的！這世界上所有的物產，寶藏，生物，……能夠供人使用，能夠爲人們所有……

米價也狂跳，
我們的收入呀，

我們需要冬天

何永棟

我們需要冬天，

冬天，使我們的意志鐵堅！

冬天，使我們的體魄壯健！

我們需要冬天，

冬天，正是降魔的銅鞭！

冬天，正是驅暗的手電！

我們需要冬天。

我們需要冬天，

新的生命，要她鑄鍊！

我們需要冬天，

新的力量，要她光揚！

恐怖之夜

旭 廬

大地的光芒，早給黑夜吞蝕；

使我又憶及：

彷彿世界末日的來臨！

多可怕！夜風如鬼號，

貓頭鷹在嘶叫！

也從今幻滅了！

（寄自青島）

我們需要冬天，

新的道路，要她開拓！

我們需要冬天。

我們需要冬天，

願冷靜的冰河，是我們的頭腦！

我們需要冬天，

願晶瑩的雪花，是我們的夢魂！

我們需要冬天，

願刺骨的寒風，是我們的聲音！

我們是這樣的需要冬天呵。

（寄自永嘉溫中）

夜，把人的心染黑；

夜，把真理掩滅。

多可怕啊！這是黑暗的世界！

也正是夜魔稱雄的時候。

（寄自重慶）

勞動的結晶，裝飾了這世界；他們工作勞動的結晶，教別／＼揮霍，享受，而空肥了別人。……

他們終年是生活在陰暗裏，在陰暗裏工作，在陰暗裏死去。當人們看見這些工作者的血汗的結晶，看見這社會，看見別人任意揮霍，為什麼不能想起他們呢？他們自己的勞作，為什麼自己不能享受呢？為什麼他們不能穿着一件時髦的衣服，走在太陽照耀的，月亮照明的都市裏呢？為什麼他們不能把他們的勞作去換取大餐館的佳餚美酒呢？為什麼他們不能參加到那一羣只知享受的人們當中去呢？……

我懂得這世界，我懂得人類——是自私的世界，是自私的人類，但這自私是那兒來的，是誰傳給他們，是誰把大地上所有的森林，礦產，土地，物產，河流，山川……，分給了他們，他們佔有着，他們享受着，他們高興的過活着，他們還想把這自私擴大，發展，使他們更有權威！……

我想，我看見，我懂得這世界——這是一個可怕的世界，有許多許多的人，為別人工作，為別人活着……，浪費着他們的生命，浪費着他們精力，浪費着他們的生活，浪費着他們勞作和努力。他們勞動和努力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更可怕，更自私的世界。離開他們的理想更遙遠的世界，更足以致他們死命的世界。他們把世界創造得愈美麗，他們把世界創造得愈完整，他們愈盡自己的勞力，……而他們所得的東西，愈使他們自己害怕！……他們愈害怕，他們的生命愈危險，他們愈沒有一點力量。……他們創造了這世界，就被這世界所燬滅，所以燬滅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力量。

這就是為了吃飯而活着的人們的生活啊！僅僅為了吃飯飽肚子，而他們為別人創造了這世界，為自己掘下陷阱，多麼可怕的生活啊！他們能知道自己在殘殺自己嗎？這是他們願意做的嗎？……

假若我們僅僅覺得只是為了吃飯而活着，只是為了別人工作，為了填滿肚子而活着，我提議，還是讓肚子永遠的咕咕叫去吧！這叫聲會幫助你發現一條解脫生活的鎖鏈的嶄新的道路！朋友，你相信嗎？希望你從實際生活當中去體驗，去認識，去發現更多的理由出來。……

十一、十五寫稿於莊里鎮



再會吧！香港

里予

昨

天在街頭碰見老張，他頂頭一句就告訴我說：「老梁來了，病倒啦！」就是這一句話使我一夜睡不安穩。今天特別起了個早，爬起床來，三三兩兩的擦了一把臉，便一脚踏出門去。但他媽的偏偏不湊巧，在馬路邊等公共汽車却老等不來，使我急得真像熱窩上的螞蟥一樣。

好容易車子來了，擠了上去；給車頭衝進來的風一吹，才清爽了，剛才的煩躁一股腦兒都退去。這時腦子裏翻起了一點往事，也記起了最近聽到的關於老梁的一點傳聞。

和老梁不見面又三年了，他是否還是和從前一樣？整天在房子裏打轉，又是唱歌又是唸詩句的，有時真給他吵得要命；有時忍不住便刺他一句：

「好了，唱夠了吧？朗誦夠了吧？我們的大——詩人。」

老梁也許會臉孔一紅，像一個害羞的姑娘似的低下頭去。但是沒眨眼的時光，在一聲感傷的嘆息後，又繼續了下來。

「不，」

這時他也許會突然換一個激昂的調子，唱起進行曲來，但這只能說是狠狠的吐出積屈已久的鬱怒。有時他用手指梳一下那蓬亂的頭髮，昂起頭向空洞的角隅望一眼（兩隻眼睛閃閃發光），一聲不出的掉轉頭就出去了。

老梁還是這樣子嗎？那怎麼成

好容易轉彎抹角才找到他那個地方，他是住在一個朋友那裏。我剛走到房門口，老梁便從床上掙扎着坐起來了，驟然一看，幾乎嚇得我一跳，他那有着粗眉毛大眼睛和扁平鼻子內面孔，象一張竹紙以約

，他才說話了，還是從前的聲音，只是吵啞了一點，大概是因為生病的緣故。

「老梁，」沒說上兩句，我便性急的問起來了。「怎麼病起來啦？你又怎樣跑出來的呢。」

他沉靜地苦笑了一下，才低聲的說道：「還不是因為趕路趕壞了，一天一夜趕了將近二十鋪路，連續趕了三天，單是白天被太陽晒都晒暈了。但是，可不能不起，爲了恐怕後面有獵狗趕上來。」他側着頭向我看了一下，又接下去：「我從監獄裏出來，足足在家裏面困了十天，像一頭困在籠裏的野獸一樣，連大門也不准跨出半步，出了一重監又入了另一重監。這也怪不得我父親……那些保釋我出來的叔伯輩，雖然從縣裏把我保了出來，但是，又怕將來有什麼事情縣裏追究起來，向他們要人時，那不是惹屎上身？」

他停頓了一下，又嚴肅地接下去：「所以他們警告父親把我看好。就這樣——你想，足足在家裏被軟禁了十天，真比就在監裏還難受！」

「那又怎樣跑得出來呢？」
「唉！還不知費了多少唇舌，

何老太太 · 奪明 ·

「該死的，誰又在敲後門啦？這麼窮鬼極惡的！」

何老太太皺起眉頭，一路咕嚕着，一面移動她的一雙名副其實的三寸金蓮，身子一擺一擺的左右搖晃着走下樓去了。扶梯是那麼高又那麼斜，像一座險峻的山崖，她用着作爲重心的脚跟一步步吃力地踏着，接連地發出一陣陣有韻律的「登、登、」的聲響。

彈簧鎖一扭，門開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她日夜引領盼望着的「寶貝女婿」。

「唔，是你！金根，難得來的啊！」

何老太太出乎意外的高興，滿臉堆起笑容，乾癟的嘴露出整排光禿禿的牙床肉，額上的皺紋，也似乎越顯得更深刻了。

他一路引着金根到樓上她自己房間裏坐下。替他放好帽子，把香煙和自來火從抽屜裏拿了出來，接着端上一盞上好的雨前茶。

金根從進門到現在，還沒有開過一聲口，他覺得這些不必要的奉承，都是多餘的，甚至感到討厭。

歪了嘴角，把兩道眉峯深深的鎖起來。

朝陽已經從窗口照進來，老身在他的床上，正照着他那一雙粗大和蒼白而又顫抖的手。他從床頭摸了一包香煙出來，點起一支，緩慢而重的抽着。

「假使，我這樣地在縣裏耽下去，將來，不，就在最近『清鄉』一來，這條命還是保不住，我實在沒辦法不走。待我想好了，就在一個盞昏燈下面，跟父親連續開了幾夜談判。起初他死死的拖着，但是經過我幾夜的解釋，口水都說乾了。他才含着淚送我出走。離開家的時候，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那時候還是早晨三點鐘——」

說到這裏，他默然了好一會。他的心情我是懂得的，我不去驚動他，我輕輕的踱到窗前，看看窗外這城市清晨的景色，外面的苦力正哼唧着拉着貨車走過，而遠處幾支煙囪正噴着濃重的黑烟。

站了好一會，我才回過頭來。老梁已經在平靜的翻看着一本舊的音樂雜誌了，他並不唱，只是無目的地隨意翻翻。

「現在還喜歡唱歌嗎？」

「怎麼說不喜歡呢？即使到生命終結那一天，我還要唱。而且，這兩年我在小學還教的是音樂呢？」

樂「不放手了。」

然的說：「在這裏耽幾天，我還得到香港去。這地方——不過，我這樣子恐怕總要躺幾天才走得。媽的！真是——」

坐得久，他的臉色變得更壞了，我勸他躺下去之後，也就告辭走了出來。

這一天以後，有好天我又沒去找過老梁，後來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了老張，才知道他已急急地到香港避風頭去了。

二

老梁到香港去後，沒給我來過半封信，只零零碎碎的從老張處聽到一點關於他的消息，知道他在香港的遭遇並不好。

那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夏天的清晨；而現在却已經是秋天了；秋風一吹，街道上洒滿了落葉，秋意濃了。為了一點小事情，自己也有了個到香港去玩玩的機會，便在一个夜裏登上了省港船的艙面。

到香港已幾天，還沒有空閒去找老梁。有一天正午辰光，我剛從電車上跳下來，却和他碰了個正。驟眼一看，他還是跟初到廣州時一樣，臉孔青青的，兩隻眼睛沒神沒氣，好像患失眠症似的。我們都很

「還是到我那地方上坐坐吧。我見生是住在一個朋友那裏，離這裏不很遠。」也沒等我的回答，就急急的領着我朝前走去。

說沒多遠，却轉彎抹角的走了好幾條街，差不多真走到了銅鑼灣，才從一個相當僻的後門鑽進去。

一個小房間在牆角擺了一張木床，朝窗擺了一隻簡單的桌，而地下却堆着兩三個鋪蓋捲。桌子上除了堆着幾本書和雜誌之外，却顯眼的堆着些罐頭和麵包之類。

他讓我坐在木床上。我們就互相詢問的談了起來，我告訴了一點最近省城方面的事給他聽，他也報導了一些關於這「自由港」的事給我。知道。慢慢地話題又轉到了他身上，我問起他的職業找到了沒有？

一說到職業，他就皺起眉頭來了，他先深深的吸了一口煙才抬起頭來說道：「咳，職業問題真傷透腦筋了！你想香港這樣小小一個地方，怎容納得下這樣多人呢？像我這樣從各縣被迫出來的青年人，成百成千地擠到這裏來，誰有這個把握，能夠替這批人解決職業問題呢？甚至願意去做工，也找不到門路呢。爲着找職業，我真碰了頭……」

他又深深抽一口煙，向空中吐

不上，這裏有着一段近乎公開的祕事。

何老先生過世還沒有滿二周年，他們的剛娶媳婦的獨養兒子也因咳血跟着歸天去了，遺下這麼一對孤母寡妻，也沒有一個孩子。二人直哭得死去活來，靠着生前留下的一些積蓄，也過不了多少日子。不久以後便聽說她的媳婦在一家茶室裏當了女招待，靠着她一張多少有些討人歡喜的臉龐，漸漸地跟一個做棉紗跑街叫作莊金根的熟客，攪在一起了。直到這個祕密從何老太太的口裏洩漏了出來以後，她終於把玲媛當作自己的女兒給金根做了老婆，聽說還是小的，雖然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但爲了她倆的「新家庭」，倒也着實忙了一陣子。這以後何老太太整日價地「女婿長，女婿短」的誇耀着，儘管別人的冷嘲熱譏，她却振振有詞地吃了起來：「我年紀是老啊，腦筋倒還有七分新呢！現在這個文明時勢，媳婦出嫁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啊！」

但是在她的女婿面前却要人家叫她的媳婦一聲「何小姐」呢！總算玲媛得到了新的歸宿，何老太太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每個月由金根貼補她一些家用。但是她還

出一縷淡淡的煙霧，眼睛凝注着前方，眼光是苦惱的，但並不失望，也不頹喪，而只像是苦苦的在咀嚼着一件淡味的食物。

「這裏的人已經擠得太多了，而且像我們這些初到香港來做寓公的，又能夠在此地幹出些什麼來呢？但我決不願意光在這裏吃洋麵包……當然，這小島是神祕的，美麗的。」說到這裏他禁不住輕輕的哼起了：

「……
你是享樂者的天堂
也是革命戰士的沙場

蒼黃的月光
扯旗山的斜陽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聲裏了，他神往地踱到那唯一的窗子前，向外面的天空凝視了好一會，天空悠悠的飄浮着幾片白雲。忽然，他低下頭，咳了一聲，臉上帶着一絲抱歉的笑，轉過身來。

「今晚旺角有一個討論會，是由幾個文化人主持的。和你一同去參加好嗎？」他突然這樣來一句，弄得我有點莫名其妙，但跟着我就同意了。

這時，他到後面去取了一杯開水回來，從桌子上扯了一塊麵包合

半的饅頭。他自己扯了一塊像餛飩一樣吃起來，看樣子他還沒吃飯。

「還沒吃飯吧？我們一同到外面去吃好嗎？」我說。

「不必，吃完這兩塊枕頭包，也就足夠了。哈哈，番鬼這一套也吃慣啦，何況昨天我那朋友還買了這罐牛肉回來。」

但經過我的再三邀請，他結果還是和我一同出來了；到小飯館裏吃了照他說是一個月來吃得最豐盛的一餐。

吃過飯後，我們沿着上山的路往上走，慢慢爬上半山，走進了兵頭花園。站在這裏可以看到整個香港和九龍的市區，也可以看到那平靜的海面上，正緩慢地滑溜地着無數鴨子般的輪船和小艇。這港口是靜謐而美麗的，但也是洪熱而煩亂的。

我們在草地上坐下來，互相默默無言地坐着，抽着紙煙，迷醉似望着海面。

終於，我們再拾起了話題，又談到他身上。我希望他能夠詳盡地告訴我，他的被捕和坐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微笑了一下，接着便很鎮靜地開始告訴我道：

「那一晚，我和黃在朱村小學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剛

他濃敘敘述捕獲他們的原因，說是在他們到達朱村那一晚，鄉公所正接到縣裏的命令，說「奸匪」正在邊境集中，要各鄉注意過境的可疑人物，當天就在村內發現了一批「奸匪」，散發的傳單……不知怎的，他就被捕了，在縣監獄裏困了二十多天，用過刑，追逼口供，但還是缺少真憑實據。結果他的叔伯們那些鄉紳把他保了出來（但這經過他父親多少次的苦苦哀求），可是黃還留在監裏，他担憂着黃的生命。

「我走時已經再三的托了一位朋友，只是我走了以後——我離開鄉下那一晚也想過，恐怕我一定會連累了黃……」他不安而痛苦的喃喃道。

「黃已經出來了，就在你走後第三天。」我把這在省城朋友處聽來的消息告訴了他。

「啊！出來啦？那，那就好啦！只是——他為什麼不寫信告訴我呢？」他高興了，他快樂了，從草上一下躍起來，拍兩下屁股：「我們走走吧！看，兩隻銀白色的鐵鳥正在天空裏翱翔，這小島確是美麗的。」

一面走着，他一面又哼起了「再會吧！香港」。下山的時候他變得愉快了，增加了不少活力。

祇有金根，他還是那樣，人家吃這樣實那樣的，總是滿肚子的不高興：

「我們何先生在看的時候啊，單單棋盤街就是二月呢絨號，裏面開了一家絲線店，還有……」那句說了不知多少遍的老話，總是脫不了口。

事實上，何老太太的家裏，近年來真是很少有客人上門來的，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度着她淒涼的歲月。今天金根的突然到來，誰知道還帶來這麼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玲媛捲了細軟首飾跑到那兒去；事前她連一點兒風聲都沒有得到啊！她對着面前氣喘吁吁的金根，不知道用怎樣的說話去應付才好。

金根把吸了半截的香煙狠狠地擱在地上，驕然站起身來，頭也不回地走出房門去了，祇傳來了這麼一句：

「好，看老了的！」

何老太太死命地想抓住他不放，一直追到扶梯口，嘴裏還不斷地嚷着：

「金根，你怎麼啦？怎麼啦，有話大家好講啊！」

金根——她的女婿，早已在扶梯的抹角處轉彎不見了，接着祇聽得「碎」的一響，後門關上的聲音。何老太太木鷄似的呆立在那裏，心裏也跟着「跳」，向下望着那前裝一簇的扶梯，淚簫簫地昏花起

自己還是爲了未了的事就擱在香

一天，手頭閒着，自己都無聊的在這鴉子籠一樣的小房間裏，索性就躺倒在床上休息一下。這時候，忽然一個粗漢子一把撞了進來，那麼興奮，像從那兒拾得了一份寶物。

「嗨，好彩沒摸門釘，到外面走走，去……」

定睛一看，原來是老梁。雖然在昏朦的燈光下，也看得出他臉上那一份光彩，頭髮是剛理過的，雖然還是原來那樣子沒上油，但總可以看得出是經過了一番洗理，臉頰看起來更加瘦削了，但眼睛却閃閃發光的。從這副神彩，我猜出他一定是已經找到了職業。

「找到了職業吧？恭喜恭喜。」

「職業？」他好像驚一驚，繼而莞爾一笑，說道：「你老哥猜歪了，即使找到了，也光只解決飯碗問題而已。」說到這裏，他倒拖過一把椅子來，一坐下就說：「今天特地趕來拜訪，倒是來告訴你一件事，而這正是我高興的原因。你想想這幾個月，尤其在香港澳兩個月，自己幹不出半點事，職業又找不到，單在這裏吃老米，過着流浪漢的生活，那會不苦惱呢？」

「哈哈……」他真那來的一份高興？一轉身便指手畫腳的說起來：「現在好啦！一切都解決了，從那裏來，回到那裏去，農村裏正需要人手，這自然不能推諉……」

「怎麼？你又要回到鄉下去。」

他想起起來。

「不，不是回到鄉上去，」

說前兩天，他去找過一位先生，告訴了自己的苦惱，自己的鬱悶。那一位先生關心的聽完他的訴說以後，却勸他到海南島去。最初老梁還有點躊躇和猶豫，但經過他先生的一番說服和解釋，老梁才忽然從香港寓公的夢裏醒過來了。「我想他們還在戰鬥，在流血，我怎能夠悠閒地在這小島上住下去呢？那裏有我的職業，也有我的事業，這不是一切都解決了嗎？」

他激動得在房子裏團團打轉，昂着頭，揮着手，像一位激昂的演說家。提高嗓子像朗誦一篇感人的詩篇地說：「今天，我是來向你告別，再見了朋友，願我們更堅強地挺起來，願我們永遠爲着我們的理想向前走去。」

爲了他的激動，我還了他一個熱烈的握手，我們深意的互相看了一眼，我們都沉醉在這熱辣的友情的水池裏。他拍拍我的肩膀，我也拍拍他的肩膀。他從袋裏摸出一包紙煙，給我遞過一根來。

「我們出去逛逛好不好嗎？哦，昨天那幾個劇社舉辦的晚會，沒去參加嗎？那真精彩極啦！」他一面說，一面跨了出去。在外面，他哼起了：

「再會吧！香港，可記得海的那一方。」

（寄自杭州浙江大學）

降 冬

當萬物失却了健康的形態，外面的天穹也同時暗淡下來，冷風淒厲的呼哨着，蕭瑟也使勁的拍打着僵硬的山谷；窗外，一切都消滅了，……大地像一個安分守己的弱者，蜷縮着身軀，駝着脊樑，無奈的忍受着這狂暴的季節！

對面的山巔上，早就堆滿了積雪，雪厚厚的伏在迷茫而陰沈的烏雲裏，像老人臉上的皺紋裏填滿了粉，不但顯不出美的縹緲來，就是連本來的面也失去了，只叫人頓生了猥褻之感，覺着那裏潛伏着一些霧樣的秘密……

冬天，生活在這沒有陽光的峽谷裏，我同其它生物一樣失去了「生」的主宰，身上的溫暖被榨取了，連那點從敵人屠刀下帶來的勇氣，也將要朝着北風投降，我像蝸牛似的把頭縮進了自己的人地，翼翼的諦聽着權威者的恫嚇！

夜半，到處播着嚴霜，我高興的睜開眼睛，看見天上有一兩顆眨眼的星星，我期待着明天將有一個大太陽，然而到我再睜開

，一陣如……

在愁怨中靜候着霧氣消散，天曉仍然陰沈沈的勾勒出幽綠的猙獰，北風一直的刮着，道路上載滿了求生的步伐；急促的來去。固然也有例外的：經由木橋趕向河端去的那羣山羊，就好像知道壽終將臨，而踴躍的，同它的主子爭執那片刻的時光，啾啾的哭聲送出一點死的悲哀來。使我忘却了這是地獄還是人間。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我被這偉大的日子屈服了，沒有哭，沒有笑，我的面前就是墳墓。然而，模糊中我好像聽到了造物者的詩句：

「孩子們，冬天是你們休養生息的季節，安息吧！」

「踏過冬天的路，耐心的等待着美麗的春天！」

我恍然大悟了，冬天！你來吧！我們願意休息在你殘酷的牢獄裏，我還清晰的記得「當冬天最殘暴的時候，也就是它最後的時候。」那末我們索性就等待着這最後一天的到來吧！

（寄自陝南澗池鋪）

萬 年 青

謝如軒

我每遠看見一鉢碧綠的萬年青，母親的印象又不期然地橫上我的心頭。

記得還是十年以前。是一個初冬晚上，一團精雜的聲音，把我從睡夢中驚了醒來。房裏燃着熊熊的蠟燭，母親披著頭髮，閉着二眼，無力地呻吟，祖母在旁邊扶着母親，阿標嬌，周丁婆等鄰居都圍在牀前，

大家的臉上顯出異常陰沉與恐怖，似乎將有什麼大禍的降臨，事情顯然是很不平凡的——那時我已彷彿知道是一回什麼事。

我看見母親那樣難受的情狀，幾乎失聲大哭。

「軒，不要哭，母親生弟弟了，你有大哥做啦！」老祖母慈祥地安慰我。

「阿喲——阿喲——」母親一陣呻吟後，似乎沈沈欲睡了。

祖母及四鄰們撕聲的叫喊，並叫我與姐姐也拚命叫「母親」，當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作用，事後從大人們口中才知道產婦最忌是沈沈欲睡的樣子，若不喊醒，就會這樣睡去不再醒來的。

這樣一陣驚叫後，母親睜開疲倦的二眼，望望我們，然後又無力的閉上，並不說一句話，又是沈沈欲睡了。

「寶蘭！你要神志放清呀！你不能丟開我們走呀！」祖母哭了。

「金傳嬌，你蘇醒呀！」

「……」

個房子。

在僻靜的鄉間，沒有醫院，也沒有醫生，父親又不在家，大家都面面相覷，束手無策。

「一定有『犯其』（註一）！」阿標嬌有經驗地說，故鄉的風俗每逢人患重病或是生產時，定有許多魔鬼在作祟，相傳「稻草烟」及「茶葉米」能除妖降魔，於是我同姐姐慌忙扎了一捆稻草燃着火，從母親牀下及四週，桌子下，櫥以及房間裏每個角落都掃了一遍，阿標嬌碗茶葉米亂撒，口裏叱咤着故鄉諺語，一會兒裏瀾瀾漫着濃厚的稻草烟，撒了一地的茶葉和白米，大家的胆子壯了許多，相信鬼魔定被逐出了。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母親的臉由紅變青，又漸漸由青變白了。事情不像理想中那麼順利，茶葉米顯然是沒有一點效驗。

「一定有『犯其』（註一）！」阿標嬌拉長了臉頰聲地說，使我毛骨悚然。記得平時聽大人們所說，女人生產是一隻脚踏在棺材裏，一隻腳伸在棺材外。尤其可怕的，就是許多魔鬼都趁這個機會要來；有的是生前生產死的，趁這個機會來「出世」，有的前世結了冤仇而來報仇，有的是閻王簿上注定應在生產時死……

寒風從簷上掠下，吹得噓噓發響，桌上的燭燄不住地跳動着。在這暗淡的房間裏，我似乎看見那青面獠牙的夜叉神，披頭散髮的幽靈，然而我並不因此而害怕，我握緊拳頭站在門口，生怕母親被魔鬼拖去。

周丁婆說城裏陳十四娘娘設顯靈，各人都以事實證明。於是祖母淨手焚香，在玉皇大帝，觀音菩薩，陳十四娘娘前一「禱告」：保佑母親安全產下，以一羊一豬作報酬。那時我却竭力反對，我說菩薩不是保險公司，同時一隻豬的代價也夠不上一條生命的保險費。可是她們始終沒有聽我的忠告。

各人所貢獻的意見差不多都實行了，可是都沒有一點效驗。

「怎麼還不產下呢？」每人的心裏都佔了這問題，每人都期待在這難堪的煩惱與恐怖中。

「啊呀！我想起了——」產婆又驚又喜似乎忘却的記憶裏發現了一件什麼事一樣。「若能找到三顆萬年青子，事情包你們能夠安全。」接着她又解釋萬年青子如何有效驗，說產婦服了便能立刻把嬰孩生下來，我們都相信她，因為她年紀最老，經驗也最豐富。於是大家又懷着一種新的希望。

在故鄉，萬年青是很普遍的，差不多家家都有萬年青。因為每逢良辰佳節，結婚喜慶時都要用着它。可是萬年結子却是罕有的事，初植的萬年青根本就不會結子，要種下經過幾十年的老萬年青才有結子的希望。同時一般所結的子是不中用的，必須清渭村的萬年青才有效驗。因為在很早以前，在那裏曾有神仙顯過靈，所以一直傳到現在還是受人們的相信。從家裏到清渭村足有二十華里。祖母年紀老了自然不能走。鄰居們呢，都是女人，夜間走路諸多不便，同時一整夜不睡也夠累了。父親又不在家，叫誰去取呢？所以大家又有些躊躇了。

野子

X X X

✕ ✕ ✕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世界啦。)

相，哈哈！」齊次抱着弟弟對祖母老淚
進窗簾了。

陽光照着母親蒼白的臉，也照着紅潤豐滿的
弟弟，我走近床前，撫摸了剛出現於天地間的小
生命。母親吻着我的面頰低聲地說：「孩子，你
救了母親……」

回憶幼時，與同伴打架散了，投在母親懷裏
痛哭一場；有時在學校與同窗們上山捕鳥，把日
間功課忘記了，等父親來查問要取罰時，母親爲
我勸解；有時受委屈而向母親訴苦……如今呀

回憶幼時，與同伴打架散了，投在母親懷裏痛哭一場；有時在學校與同窗們上山捕鳥，把日間功課全忘了，等父親來查問要取罰時，母親爲我勸解；有時受委屈而向母親訴苦……如今呀！是離家萬里，異鄉作客，每當無限憂愁之時，疾病交迫之日，我向何處去喊我的媽呢。

時光如輕烟似的消逝，現在我是已度二十個春秋的成人了。離開母親懷抱將近十年，在這十年中我到過不少地方，接觸過不少人物：我經

不會枯黃。

註一：犯其，即鬼魔作祟。

說 小

錢與勢

高冰

王興是G鎮保安隊裏的一個普通士兵，他正得意洋洋地走出G鎮的市梢，是奉了鎮長的命令，上離開G鎮不到四華里的孫家宅上上拘人。

那個被拘的人名叫趙洪發，在「八·一三」戰事初起時，他曾在這個地帶充當不知來歷的游擊隊的隊長，但不久也就投降了日本人，改編成自衛團，祇是仍由他當團長。這樣子幹了幾年，錢財土地倒也括了不少，在當時是算得G鎮上第一個有錢有勢的「大人物」。趙洪發在戰前本來是個窮光蛋，後來忽然這樣地變運了，有個算命的勸他「有福不可享盡」，於是他便在民國卅三年那年秋天把自衛團團長那職位辭掉了，就此住在家里過些清閒日子。

勝利之後，有人勸他往別處去避避風頭，免得漢奸不漢奸的被人找着了麻煩。可是趙洪發總是笑着向勸他的人說道：

「我在G當了多年自衛團團長，自問很對得起G鎮。而且當時我們忍痛（投降），完全是替G鎮着想，要不然，我們一直和日本兵開火下去的時候，哼！說不定G鎮早已全部燒光了。他們祇有謝我的道理，那有告我漢奸的道理。」

趙洪發就這樣地仍舊住在孫家宅他的前年新蓋的屋子裏。

趙洪發雖然似乎有保全全鎮之功，但是他的家產總是在這次戰事裏忽然生長起來的，尤其是當他就

了全鎮的首富。當然趙洪發的得發起來，完全是靠他的手段。這種手段在以往好幾年裏，就一直被G鎮的人所痛恨，但是在當時又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忍着，忍着，終於天亮了，於是大家便要設法向趙洪發清算了。

就在慶祝勝利和國慶之後不多幾天，鎮上有許多人聯名告發趙洪發，據說裏面非狀就寫了十多頁，後面簽名的竟有一百多個人。這真是一件偉大的壯舉，但是也可以從這裏聯想到我們趙大團長昔日的威風。

現任鎮長本是拜過趙洪發為「老頭子」的，（因為勝利後的鄉鎮

包庇他的先生，却也無法可施，因此祇得差了王興去把趙洪發請出來。鎮長預先向王興吩咐了一番，並且除了拘票外還帶了封私信去。

「哈！這真是件好差使，」王興想着，差一點笑出聲來。

王興得意非凡，不一會兒孫家宅就到了。離開那宅子老遠老遠，就可以看見趙洪發的那座紅窗白牆的樓屋。王興看到了這個，便把腳步趕緊起來，似乎那裏正有着寶貝待他去取似的。他走進了村子，在農人和小孩驚異地注視之下，挺了挺胸，驕傲而得意地走進那退伍了的偽大團長家的紅漆大門，把一批農人和孩子留在外面竊竊私議。

當僕人向趙洪發報告說鎮上有個兵奉令來這裏的時候，趙洪發就冷笑了一聲，他早已知道頭上有人，在聯名告發他。

他立刻去見王興。雖然他從前曾經是個很威嚴的大團長——雖然他是偽的，但是那時候比正式的更神氣，不過現在他也對王興很客氣了。他「老兄」「老兄」地和王興談了半天閒話，把王興哄得眉開眼笑，差一點把這次來的使命都忘了。好半天才憶起鎮長的「私信」來，便把信和拘票一道摸了出來，把拘票給趙洪發看了，便又自己藏了起來，那時信更合了他。

趙洪發便多身其計而重其計，却拿着信走進去了。

王興獨自一個人毫不客氣地吃了一個飽，他覺得今天真是「光榮」極了，退伍的大團長也叫他「老兄」了呢？

吃過點心，僕人泡上茶。又等了一陣子，主人才面孔上堆着笑容走出來，他手裏拿着兩小紙包，另外有一封信。他把那個小一些紙包送到王興手裏，笑着道：

「嘻嘻，這一點給老兄買包香烟吃。」

王興立刻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便裝作又不懂，又像板面孔似地說：

「哦！趙先生，這是什麼意思呀？」

「嘻嘻，一點點，小意思，你拿了，我有話說。」

在一推一送的謙遜之間，王興摸着那個紙包覺得裏面是很厚的一疊，又記得鎮長臨行告訴他「不要為難」的話，便似乎沒法推辭地接受了這項贈禮。

「那麼趙先生有什麼話要說呢？」其實是肚子裏早已雪亮。

「嗯……兄弟今天家裏有點要事，不能分身，請你給我轉告鎮長，（這時他取過了另外一個較大的紙包和那封信，）這一個紙包和信，

在信裏寫明白了，過幾天我就親自
「恐怕這樣回去，鎮長那裏不
能交代吧。」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一切
全仗老兄大力。」

這樣地王興便獨自回到鎮上，
鎮長拿了那包東西，又看了那封
信也沒有說什麼。

王興找了個隱蔽的處所，把紙
包打開來一數，一共是五千元法幣，
合上儲備票整整的一百萬。他想
道：「家裏寄二千塊去，放三千在
這裏花，總可以舒舒服服地過到陰
歷新年。」他笑起來了。

過了幾天趙洪發當真來了，坐
着車子，有一個僕人替他提着一隻
不知裝着什麼東西的塞滿了的旅行
袋。這天恰巧王興在鎮公所門前站
崗，趙洪發走進去時，王興滿以為
他要向他打招呼的，可是却不料趙
洪發理也不理他，似乎把他忘了，
又似乎沒有看見他，帶着僕人走進
去了。

王興很氣憤，要想攔住他們，
但他們走遠了，便也算了。他想：
「或者他沒有注意到我。」

隔了好一會，趙洪發和鎮長出
來了，那個僕人仍舊提着旅行袋跟
在後面，不過袋子似乎已經完全空
了。

鎮長和趙洪發一面談着，一面

走出來。

「大概不生問題的。」

「這就全仗大力了，」

說到這裏，聲音低了。

「嗯……還沒有關係，譬如周
老，錢科長他們都是熟人，一切總
可想法子的。」

「好，好，那末一切全要仰仗
了，要什麼東西，來我那裏拿好
了。」

「是的，老實說有了那個，」

這時，鎮長臉都做了個奇特的表情：
「還怕人不要麼？放心好了，一
切包在我身上。哈哈……」

「哈哈……好，好，全仗幫忙
，全仗幫忙。再會，再會。」

「好，再會再會。」

王興給鎮長行禮的時候，趙洪
發輕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並不認
識他。王興不覺先火起來，想道：
「這依子生的，真沒良心。」竟想
上去括他兩下耳光，但是看見鎮長
還站在一邊，他便只好筆挺地立着，
動也不敢動一下了。

趙洪發去了，鎮長也回進去了。
過不了了一會，王興也下崗了，有
人來約他去玩牌九。他摸摸口袋裏
的那些嶄新的鈔票，又想去，又捨
不得去，但是終於讓人拉着去了。
不到兩個鐘點，王興的口袋空
了。王興從賭錢的地方走出來，覺
得有些懊悔，但是伸手到袋裏的時

有用。

也午另牛一個口袋裏摸到一
破爛的鈔票，便去吸煙，有
着悶酒，越想越氣憤，要是不賭錢
不是可以舒舒服服地過到陰歷新年
嗎？現在可等於一場空了。他想到
趙洪發，嘿，那個漢奸，竟連人車
不認識了，多麼神氣，真是他媽的
什麼東西！

他忘記了自己的酒量，祇管一
杯一杯地喝下去。他又想起那個跟
趙洪發的僕人手裏提的旅行袋，那
裏面一定是鈔票。他又氣起來，爲
什麼鎮長那裏他要送那麼多的錢，
而自己却祇有這一點點，他有點不
甘心起來。

猛地，他把拳頭用力捶了一下
桌子，嘴裏胡言亂語起來，他已經
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知覺。
王興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自
己被關在G鎖的拘留所裏。他想起
昨天曾經賭過錢，喝過酒，但是爲
什麼要被關起來呢？

一

「我爲了什麼被關進來的呀？」
「昨天晚上你喝酒喝醉了，在
街上大罵鎮長拿了趙洪發的錢就把
他放了。恰巧鎮長走過聽見了，
便吩咐把你拘起來，你快等着坐牢
吧！」

「爲什麼坐牢？他關我，我有
什麼罪？」
「嚇！前幾天你到趙洪發家裏
去，不是拿過他錢麼？鎮長就說你
敲詐，至少要叫你坐五年監牢呢！
停會兒就要把你送到城裏去了。」

「啊……可是鎮長自己拿得比
我多呀！」
「嘿，還糊塗呢！他就叫做鎮
長呀，你是什麼？一個保安隊的兵
，兵怎可以比得上鎮長呢？」

(寄自江蘇嘉定)

擠

鄭亮德

在南京，在生活鞭子驅策
之下，到處呈現着「擠」。不
要命地奔跑；來往的行人呵，都
是那麼匆匆……

賣湯麵的梆子聲，賣饅頭的
篤篤聲，還有小火車的汽笛聲……這一片嘈雜的音浪，也許是擠者急促的呼吸吧？

擠呵！擠呵！不擠就會被
淘汰。世界上將再沒有你的立足地。

嘈雜的音浪一陣一陣地湧
過來——擠者急促的呼吸呵……

許多人擠勝了，他們
踏在弱者的身上哈哈大笑……

許多人擠敗了，他們伏在
強者的鐵蹄下哀哀哭泣……

在南京，在生活鞭子驅策下的
擠的當中，我們可以聽到強者
的大笑和弱者的哭泣……

(寄自南京)

三人行 多果夫

「啊！小拴子！三弟！啊！啊！啊！」

大拴子從東邊飛一般的跑來，冒著滿頭大汗，氣喘咻咻地向小拴子招手高叫。

「呀，大哥，何事驚慌？」

於是小拴子停在十字路口，吐了舌，注視著跑來的大哥。

「小拴，大母雞不好！二伯母最心愛的一隻母雞掉到井里淹死了。」大拴也停下來，摸一摸額角的汗珠子。又說：「我想咱們馬上去安慰她一下吧！」

這時小拴子真想笑。但是他怕窘了大哥，所以他仍舊綁住臉。

「我想——但是咱們怎樣安慰她呢！」大拴臉上的紅雲，一陣陣地加濃了，他繼續的說：「我想咱們非去給那母雞舉行一次安葬禮不可。就是說，吊一個孝，唉，小拴！他自己幾乎喊出嗓子來：『妙策啊！妙策！』然而他沒喊，只是表示眉飛色舞的神情。

「不，不，決不！」小拴子搖著頭，臉色陰沉，眼請里透露了憂惱的光，他說：「媽，我去買藥呢，爹病了！」

「小拴，你不去？」大拴馬上感到受了莫大的駁擊，而有些著惱。

小拴直立著，沒有任何回答。

「你知道這事是何等的嚴

流離草

藍 李

我不能忘記這段記憶，我樂意讓它在我回憶的海上浮現，燦爛地閃光，那怕是一絲一片，都給我帶來一份莫可名狀的歡愉，無上的安慰。

……三十三年秋天，敵人四次進犯湘桂，我參什在一羣流亡人里，有機會在湘南一個毗鄰粵省的山城裏住下來，在那里能找到不常有的南下載貨的大木船，我預備搭船到廣東去。

我們一個村落里住下來，那幾天天氣很壞，既陰天，又飄著老不停的牛毛雨，我在這種愁苦的心情下過著日子，一種愛好熱鬧的習性，不時襲擊着我，我惟一的方法便是拿著書兒到村旁那條河堤上躍著，躍著的打發這些悶得難堪的日子……

這個村落和旁的村落一樣荒涼，數來不過二三十伙人家，橫七豎八地擠在一起，屋簷間結滿蛛網，我們借住的那間大廳也有如一張乾癟的老太婆的臉孔，牆壁的黃色磚頭也有些剝落了，很容易叫人聯想起這許是座久失煙火的荒涼的古廟。

鄉里人告訴我們，南下載貨的大木船還是不久才有的，因疏散的原故，村里兩家較大的雜貨店的老板，竟妙想天開地發明每十日半月

「不，整天坐在家里才悶人。」

忽然，一個念頭叫我停著步：「讓我探他一下……」我想。便靠近他面前蹲下來。

「這地方武裝太少——」我望著那綽號動著的銀白長鬚說「要不然，住在這麼一個險要的山寨里，就算鬼子有一萬八千人來進攻我們，那又算得什麼？只要在寨口加上幾十支鎗就夠了……」

「說來話長……」他有點不堪回首，聲音帶著興奮的顫抖著。他接著又天下早烟管，繼續說：「十多年前，這里鬧過一次清X，我們用來防賊的土七九給繳了，連打山豬的銃子也給繳了……」

「你們這里鬧過X X X？」我睜大眼睛。

「對啦，就因為他媽X，把我住的一棟新房子也給燒了，真可恨，還說我的房子有礙什麼防禦工事……」大好大好的一棟房子就這樣給燒了。……」

他的臉蓋上一層陰翳，我想：土地和房屋是農民的生命呀，現在重提起他這樁傷心事，怎教他不憤激呀。

「那些X X X待你們怎樣？」

大栓感到了一種侮辱，顏色也冒煙了。

大栓以為病不會有危險？所以使向小栓子挨近了一步，震怒的說：『小栓，你敢再說個不字？』

小栓退後半步，向頭髮里搔了一下，兩眼迴避着大哥炙人的視線。這時又從西面跑來一個孩子，很快的跨在大栓和小栓的中間。

『啊！二弟，叫二弟說吧。』小栓像隻得救的羔羊似的，望着跑來的那個孩子的臉說：『咱媽叫我給爹去買藥，他……』

『二弟，你也去！咱們一塊去。』大栓又將憤怒的眼光移在小栓的臉上說：『我……』

『二弟，你敢再不去？』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三弟，你……』大栓又說：『三弟，你……』

？什麼大爺？……多學堂生，那才有趣，借我們的車……

要是有點損破，不要你說，他就會拿出花邊來賠你——那時還用花邊……

，那又不是……他沉思着，轉動兩隻眼睛，臉上浮着農民特有的憨笑。『他們真是好人——我敢打賭，我一生就沒見過這麼好的軍隊……』

子差不多大的小鬼，他們都是偷跑出來和沒了家的孩子，他們都很有用啦：探消息，打敵人，樣樣都行……

一次，我碰着一個小鬼跟他搭訕，我說：你為什麼有家不好好住，要出來吃糧，他怎樣答我，你猜也猜不中，那麼老練，一副大人氣派的……

：『社會不好，要革命就得吃糧呀……』還有，他們每隔十天半月便來一次晚會，熱鬧極啦，什麼都有……

有：有戲看，有歌聽，還有長官出來講話，講呀講的講出一套怎樣改好生活，怎樣才有好日子過的話……

『現在他們呢？——』我被他的話迷惑着。

『他們嗎。已經走了……他們說到北方去，把那邊攪好才來看我們，我的孩子真想跟着他們去，可……』

（寄於漢陰）

其實，他們……相信世界是他們的，因為他們全是些窮苦人呀……

我告訴他，我本來也是鄉里生長，到現在還是一無所有的窮人，如果他的孩子認識字，我離開後要寄些書報給他，苦難的日子是終會完結的，他們一定有翻身日子……

我在他那間陰黯的房子里談到深夜，我的臉被紅的爐火烘照着……

『有財叔，你說得對，將來的日子是我們的，是我們窮人的。』

『你真是好人，對嗎？——』將來的日子是我們窮人的！』

『是的，是窮人的。』他站起來，在一個酒缸里舀來一杯酒，盛情地勸着我飲，我被感動得流下淚來，我一飲而盡，一邊剝着花生米。

我記得，我那夜睡得甜甜的。

以後，我發覺那些走過的小山城，差不多都有一個特徵：外表雖是那麼寧靜，可是祇要你稍為留意看它一下，你就會看出一些關於它的曾經騷動過的陳跡來——而且，只要落下星星的火種也會掀起更大的騷動來的。

（寄自長沙）

有一羣孩子，有的在跳躍，有的在唱歌；他們多活潑輕快，天真無邪啊？

忽地裏，一個可怕的魔鬼，闖進了這個快樂的園地，他大聲地威嚇這些孩子，命令他們要立刻停止這些玩耍。——因為魔鬼最忌孩兒們的天真無邪，不向他恭維和諂諛。

那裏知道孩子們一個也不恐懼他，——因為還不知道他就是吃人的妖怪。

有的仍在跳躍和唱歌，有的甚至罵他，和用石子去擲他。

於是，魔鬼憤怒了，就揮起巨靈的毛掌，企圖毀滅他們。

突然，昇起一片白光，使魔鬼遁得不知去向。

呵！——那是孩子們心靈純潔的光芒啊！

（寄自松江）

徵兵 (報告文學)

連元

S城裏的每個年青夥子的心靈上，似乎都蒙上了一層陰暗，在他們的臉上，彷彿都流露着恐怖和緊張的情緒。他們明白自己的難關又臨了——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做國民的，該盡兵役的義務。城內的M鎮，住戶內那些適齡壯丁的青人的家屬，似乎都浸沈在冰窖裏，只有一點恐怖，哀憤的心，在怦怦地跳動！今天她們的丈夫，兒子，或哥哥弟弟……決定命運的時候到了。尤其是今天是要實行兵役抽籤了。在她們單純的思想裏，祇覺得誰中籤了，誰就判了死刑啦！

廣場上，滿濟着人。這裏就是M鎮舉行兵役抽籤的地方。

「呵！呵……張伯伯，你也在這裏！」在廣場的東角，一個五短身材的年青人，對着一位白髮斑斑的老年者招呼。「……你是？你是，唔，你是金生，這還用說嗎？我的阿寶正是壯丁年齡呀……」張伯伯的眼已花了，他走近了幾步，才覺察招呼他的是廢鄰金生。「唉！這年頭做人多難呀！什麼捐，什麼稅，現在又要抽壯丁了……唉……唉……」張伯伯皺緊了眉。

「呵！張伯伯！金生哥……」旁側又跑來了一個小夥子。滿臉却意外的喜氣洋溢，他似乎絕不覺得面臨這兵役抽籤的嚴重。張伯伯和金生都認識他是同居的小周。

「嘿！小周，你倒還喜皮笑臉呢……金生似乎有些懷疑小周那若無其事的態度。

「來，來！金生，張老伯，到那裏人少一點的地方，告訴你們吧！」他輕聲地說，他的臉

「哈！你的辦法真好！明天請你到X樓去喝酒！」金生和張伯伯靜靜地聽完了小周的「秘密話」，金生歡喜得簡直跳起來，拍掌地說。

「輕聲點！」小周小心的向金生警告。他又向自己背後注視一下，才知道那裏亂糟糟的一堆人，都沒有注意到他們三個。

「出點錢，倒沒有關係。好吧！小周，要拜託你了，請代我們去幹吧……」張伯伯嚴肅的臉上，也立刻飛上了一個淺笑，心緒也比剛纔安寧得多了。

於是他們兩個一同跟了小周，去實行預定的計劃。

在那一堆亂糟糟的人羣底圈子當中，安放了一張桌子。桌子旁邊站着幾個鎮公所裏的辦事人員。一個翻閱着厚厚一疊的戶口名冊。另外一個手裏捧着無數一寸長許的寫着每個壯丁姓名的卷子。而那個戴着瓜皮帽，三角臉上很顯得不耐煩的，是這裏M鎮長。

長的呼喚，哭泣，叫嚷，詛咒……繁殖在這堆人羣間。

「……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吃了八年的苦，總想可以過安樂日子了……可是，唉……誰知道呀！內戰又發生了……現在又得抽壯丁……這不是自己打自己人嗎？何況，現在的生活程度又是這樣高，要是太平過日子還是很艱難……假使男的被徵兵了，那末我們怎樣生活呢……！呵！真想不到勝利後……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在對她旁邊的親戚發生騷，眼眶裏已滿濟着淚水；懷中的孩子也被驚嚇的哇哇地哭了。

「是呀！唉！聽說被徵的壯丁，祇有二萬元安家費，你想想，二萬元！還是喝些水，還是……」

突然，這廣場上，如怒潮般的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呼聲，打斷了她倆的對話。

「呀……我們要生活……我們要生活……我們要生活……現在勝利了……我們要生活……」

小周擠入了人堆裏，他靈活的眼珠，向M鎮長使了眼色。M鎮長嘴角邊牽動了一下，他瘦削的臉上，似乎正顯出一個猙獰；然而，他立刻發覺四周有千百只眼睛向他注視，那巨大的呼聲，更好像在那裏向他示威，使他的臉上不由得也變得嚴肅了。

M鎮長擠出了人堆，和小周並肩走向廣場的西隅。於是小周輕聲地告訴他，他的兩個鄉鄰，也想……。M鎮長才真個兒得意地猙獰一下，點了點頭，他默允了。

談 雜 後 編

到的一切情形，跟八年抗戰時的淪陷區比較起來，有什麼兩樣呢？還不是大同小異嗎？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也就是這麼的一個不堪設想的苦悶的時代！

△現在出版一個刊物，真不是一件易事，不說別的，單是十八元一個字的排字工，十餘萬元一令的白報紙，也足以形成了現階段的整個文化事業的危機了。可是我們現在居然又自不量力地使本刊復刊了，這不是笑話嗎？唉，誰教我們是一羣愛好文藝的大傻瓜呢？——醉心於文藝的懷抱裏，竟像抽上了大煙一般地「欲罷不能」。同時，內政部登記證的頒發，至少又是使我們彷彿服了興奮劑似地「久靜思動」起來——明知出版物是冒險的，我們却偏要硬着頭皮往這條險路上闖去！當然，我們是懷抱着美麗的希望和目標，並且堅守自己的崗位來準備優幹苦撐的。不過，最大的苦悶，就是我們的經濟機構實在無法健全，（我們願意這樣坦白地告訴大家，不怕坍台）除了希望各地同人和讀者能夠繼續協助我們之外，實無其他妥當的辦法可想。

△在這裏，我們必須要感謝的，便是對於各地

，蚌埠葛維燾、朱培棟，徐州高永治、李靜芳，昆明趙浩泓，武昌姜坪，汝南任其偉，本埠王慶豐等十餘人；在五萬元左右者，則二三十人，在一萬元左右者，則一百餘人，因限於篇幅，不再把姓名刊登出來了。不過，對於重慶傅永康君自動向十五位朋友替本社募得一萬五千元之經費，為數雖少，但他的熱忱，實在使我們銘感的。△可是也有不能當值討的，尚有四五十人所凍結的書款，到目前為止，也有一百五十萬之多，這筆錢為期差不多已有半年左右了，是否完全能夠收得回來，自然是已成問題了。

△至於於本社去年所徵求的社員，辦理入社手續的，僅三四十人，所收到向社費和股金，一共不到三十萬元，因為內有一部分社員根本並沒有繳過社費呢。然而竟有少數神經過敏的讀者，在他們的來信中，就認為我們已有欺騙行為的嫌疑了。試問：加入本社基本社員，所贈送的全年書刊，共價若干？加入本社普通社員按期所贈的文書，並且購本版書籍時，可享受半價優待，計算起來，又是共價若干？如果用商人的眼光來看，該是誰便宜？誰吃虧？所以這件事情真有些使我們頭痛了。但是我們却並不怎樣灰心，因為我們知道猜疑和妬忌，原是人類唯一的劣根性，要不然，社會上也就不會再有任何黑暗勢力的存在了。那末本社今年是否再度徵求社員？這問題却尚在考慮中哩！

△再說到編者個人，總是窮忙於編輯和出版，所以近來很少寫作，而各地文藝同志每逢向我索

原諒了。再說，本刊二期中，所預告的那個——並且本刊篇幅有限，所以就不預備發表了。還有那篇「儂聲苦撐話文書」隨筆，現在已寫成了報告文學似的小說了，並收在「民主夢」一書內，裏，或許亦將於文青中發表。

△最後，必須要告訴大家的，即本社所確定的投稿簡則：一、來稿須用原稿紙填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和詳細地址。發時表所用筆名聽便。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二三三號」即可。二、因限於精神和時間，應酬稿件恕不退還，故來稿請保留底稿，惟普通稿件，字數在一千字以內者，而附足郵資及信封者，不用時當可代為修改，並寫明編者的意見，於最短期間中退奉，希望初學寫稿者不必灰心，並請繼續賜稿。（要是可能的話，我們將另闢「習作園地」一欄，專門發表一般大作家所認為幼稚的稿子）。三、希望本刊的作者，寫成一稿給予時，最好能夠先經過幾位文藝朋友審閱後，認為沒有什麼毛病，並且確乎在水準以上者，然後再寄給本社。這樣，編者相信錄取的可能性，至少有十分之八九。未知賜稿諸君，尊意如何？

茲 聘

潘 煒 先生為本社廣告部主任

文藝青年社謹啓

煙中極品



紅人雪茄

煙味清香
提神醒腦
一枝在手
精神百倍



各大公司
烟店均售

品出廠烟茄雪聚合

請吸特製紅人牌小雪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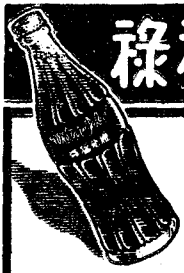
廠址

上海康樂路一三四號

電話

四五一二五號

維他福祿




各處有售

解渴提神 與眾不同

檸檬水



維他福祿公司出品

上海安慶路(愛而近路)二七八號

文藝青年社 本埠門市部
特約經銷處

滬東區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印書館
永祥印書館
百新書局
獨立出版社
文江書局
文江書局
黎明書局
作學書局
戲學書局
利羣書報社

滬南區

生活書店
大眾書店
博覽書店
霞飛書店
藝文書店
新文書店
黃河書店
華夏書店
作益書店
聯益書店
新紀元書店

滬西區

拔提書店
建軍書店
三民書店
進步書店
兄弟圖書公司
婦女文化服務社
自由出版社

滬北區

金屋書店
宏文書局
讀者之友社
立達圖書社
學林書社
拔提書店
建軍書店
三民書店
進步書店
兄弟圖書公司
婦女文化服務社
自由出版社